



■宋立民

恐鹈鹕之先鸣

“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如果没有记错，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集联——《离骚》集句的对联。据鲁迅的“铁磁”许寿裳先生回忆，北京西三条胡同鲁迅寓所的壁上，就挂着近代词人、篆刻家乔大壮所书的这副对联。许氏说这是鲁迅先生“表明格外及时努力，用以自励之意”。

“崦嵫”是神话中太阳所入之山，“鹈鹕”即杜鹃，杜鹃鸣叫时百花皆凋谢。此联意为：我叫驾太阳车的羲和调节行车的速度，希望太阳不要马上向日落的地方迫近。趁着时光尚早，还来得及有所作为，怕的是鹈鹕提前鸣叫，使许多花草芳菲香消——字里行间，“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油然而生。这就是鲁迅数次强调的“抓住现在”“我只要我的现在”。许广平先生称，此联已经是鲁迅先生“用作座右铭的一种提示”。

之所以要复习“恐鹈鹕之先鸣”一联，是因为时下的大学生过得太轻松，考试太容易过关，随便应付一下，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与学位证。

2018年9月4日，各大媒体均有报道：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全面整顿本科教育教学秩序，严格过程管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强化指导教师责任，杜绝“水课”与“清考”，严把毕业出口关。一句话：“紧张的高中、轻松的大学”即将一去不返，相当一批学生会拿不到毕业证。为什么要发这个通知？因为以往部分教师马虎潦草，课程“水”得厉害，学与不学都不会挂科。而部分学子则毫无紧迫感，即便补考不及格也不怕，毕业前还有“清考”即第三次过关的机会，届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反正总有办法“圆满毕业”，可谓有恃无恐。

现在正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岂有豪情似旧时”的笔者近来常常“依旧”，也写了一些随笔。不是发“九

斤老太”式的牢骚，40年前，吾侪七七级、七八级学子是不必用鲁迅的集联提示、警醒的。彼时“多年无复课堂梦”的老先生常常问的一句话是：“下面两节还有课吗？”没有？接着讲下去，分文不取。而台下不少三四十岁的老学生，一边记挂着老家的三四个孩子，一边成天操着英语唧唧呀呀。每天读书14小时而本科4年没有进过电影院的同学大有人在。因为大家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当时的录取率是百分之五六，那时候唱的不是“你的小苹果”，也不是“对不起，我爱你”，而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真真是“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大家读书的狠劲儿，恨不能取消了睡眠。

毋庸讳言，现在，我七七级、七八级的光荣传统，克绍其裘的弟子还是太少。追剧、看球、拍拖、睡觉、打游戏的弟子颇有人在。再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毕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毕竟“时代不同了管理须跟上”，制度不能够变为哼哼唧唧的“娘炮”。所以，对于有司的大胆加压，笔者是称赏的，因为与“人性化管理”并不矛盾。4年下来学无所长而养活不了自己，才是为师与为生的最大失败。

“车辚辚，马萧萧”，这几天大学新生正在入学，看着一张张稚气的脸孔，感慨良多。作为37年教龄的老教师，笔者想说，从入学教育开始，就要让孩子们把生命的弦绷紧，趁着中学的紧张劲儿还没有过去，“快马加鞭未下鞍”，立即开始“职业规划教育”。学校与老师要帮助莘莘学子规划：我准备干什么，我能够到什么地步，我打算如何度过4年的学习生活？能够问心无愧地学完4年，报效父母与社会，鹈鹕之先鸣与后鸣都无所畏惧了。

■黄齐超

愿新版《殡葬管理条例》满足“逝有所安”

9月7日民政部公布了《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把明确政府职责、完善基本殡葬公共服务、强化公益导向作为修订重点。规定国家建立基本殡葬公共服务制度，涵盖遗体接运、暂存、火化、骨灰存放、生态安葬等基本服务项目。对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生活困难的重点优抚对象以及其他城乡困难群众免费提供基本殡葬服务。(9月9日 新浪新闻网)

21年之后，《殡葬管理条例》迎来了新的修改。这次改革，更加明确了政府在完善基本殡葬公共服务中的职责，也把强化公益导向作为修订重点。显然，这次殡葬管理条例的修改，旨在满足民众“逝有所安”的需求，让家属帮逝者有尊严地找到安身之所，为民众带来期待。

改善民生，也应关注“民死”。政府主导修改《殡葬管理条例》的一个背景是：最近几年，殡葬行业各类服务价格居高不下，老百姓苦不堪言，尤其是墓地，被人调侃成“最贵的房地产”。伴随着心酸而又无奈的调侃的是，“活在上海，葬在苏州”等怪异现象，许多民众因此发出“死不起”的感慨。

新版《殡葬管理条例》的主基调，就是在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丧葬的基础上，要满足民众的“逝有所安”。那么，为了实行这个愿望，条例作出了什么样的规定呢？首先，国家建立基本殡葬公共服务制度，涵盖遗体接运、暂存、火化、骨灰存放、生态安葬等基本服务项目。这意味着，国家要把完全市场化的殡葬服务揽过来，实行适度管制，将其中最基本的服务，划归到公共服务体系中

去，由政府买单，要体现殡葬公共服务制度的公益性。比如，建立公益性性质，乃至免费的骨灰存放祠堂，比如补贴民营殡葬服务企业，遏制服务价格等。

其次，多措并举严管“豪华墓”“天价墓”乱象。虽然国家规定了墓穴的大小及墓碑的占地面积，但是，“豪华墓”“天价墓”并没有销声匿迹，且有抬头死灰复燃的势头。毫无疑问，这类现象在民众“死不起”的焦虑中更加辣眼扎心，凸显贫富差距，也与国家倡导节约用地的主流不符。一些城市严格控制公墓审批，这为墓地炒作推波助澜，新版的管理条例对此予以了关注，政府将科学规划，适当放宽公墓用地审批。

最后，新版的条例明显地在规范殡仪服务上加大了力度。在殡葬活动中，不少人都碰到过“天价抬尸费”“天价火葬费”“天价骨灰盒”等，而管理部门的处罚措施柔弱，再加上殡葬服务企业多垄断在民政部门的手中，职能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殡葬服务收费难以有效遏制。新版的条例规定，涉及殡葬服务所有的收费项目必须向社会公示，做到透明，不得强制收费；而且一些收费项目要在政府的指导下定价。同时，职能部门将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纵容殡葬服务企业乱收费的政府人员将严惩。所以，我们乐见殡葬服务行业的乱收费能得到遏制。

概而言之，我们期待着《殡葬管理条例》随着殡葬改革的稳步推进而落实，愿它能满足民众“逝有所安”的基本需求。



公民声音



■陈鲁民

一阔脸就变

鲁迅有句名言：“一阔脸就变。”这个“阔”，主要包括三点：发财了，升官了，有名了。而对于演艺明星来说，“阔”就是火了，走红，有名了，成腕儿了，然后就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刚因饰演《延禧攻略》女主角魏璎珞“蹿红”起来的演员吴谨言，看来也没逃脱这个规律，被媒体批评说是刚出名就要大牌。

事情倒也不复杂。近日，《中国电影报道》栏目组发文称，8月25日下午，节目采访组一行7人提前半小时到达采访地点，按照约定准备采访吴谨言，却被对方团队告知临时变动采访地点。当采访组匆忙赶到新的采访地点时，吴谨言团队却没协调好场地，还要求采访组支付采访场地费用。随后，其团队又称吴谨言有了其他工作安排，给出的时间无法满足设备架设和采访内容需求。最后，栏目组语重心长地对吴谨言及其团队进行规劝：“从艺路上任重道远，德为先。”

可能是“蹿红”太快，如同火箭速度，吴谨言及其团队都没预料到，相应的准备工作也没跟上，该有的规矩还不摸门道，脾气却迅速见长，架子也无师自通；就像穷人骤富，一时手足无措，富人该有的礼仪姿态还没学会，富人的毛病倒学得挺快。一个名气不大的演员，连个小牌都算不上，她既不疼舅舅不爱的，在戏里演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话没几句，戏没几场，只有看导演和主角脸色行事，不论见谁都一脸堆笑，生怕得罪哪个。可是，走红的演员就不一样了，粉丝狂捧，媒体猛吹，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耳闻目见皆是鲜花美酒掌声叫好，自然就不会飘飘然起来，颐指气使，一脸骄横，谁都不放在眼里。或许这就叫“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

“一阔脸就变”，既然是由人的地位权势所决定的，那么宽容一点说，“脸就变”也算人之常情。想想看，一个大红大紫的演员，要他还像过去那么谦恭，低调，小心翼翼，似也不大现实。但至少可以提醒他一下，“脸就变”得不能太快、太急、反差太大。川剧有一门令人叫绝的“变脸”艺术，演员只消一转脸，眨眼工夫，脸上颜色就全变了，或红或蓝或绿或紫。如果“一阔脸就变”，还变得这么快，这么急，容易适得其反，弄不好就把自己变没了。一个原本挺和善谦虚的演员，如果一出名就立马变得眼高于顶，趾高气扬，藐视观众，慢待媒体，那以后的路就很难走多远，名气的小船说翻就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阔脸就变”，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客观存在，并不仅限于演艺界，行行业业都是如此。既然如此，在下以为，达观者当取这种态度：一方面，自己阔了以后脸不要变得太快，反差太大，虽无须像过去那样对谁都笑容可掬，但也不必马上变得冷若冰霜，虽不必像过去那样对人人敬畏，也不必立马见谁都翻白眼。另一方面，对人家阔了以后的“脸就变”，你也不要太在意，太敏感，太当一回事，要知道这是许多人都有劣根性，只消“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也就是了。

另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想不看人家“一阔脸就变”，不吃人家冷脸，最好不要攀高附贵，奔走豪门富宅，也不要再去凑热闹，免得热脸贴个冷屁股，自取其辱。即便是当年一起玩尿泥的朋友发了迹，也不要再去凑热闹，谁知道他是不是又一个陈涉王呢？毕竟，像汉光武不对严子陵“变脸”的人太少，所以才传为千秋佳话，还有人怀疑这是杜撰。

“天高听卑”是一个历史典故，也是一个成语，典出《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卑：低下。原指上天神明可以洞察人间最卑微的地方，天帝虽高高在上，却能听到下面人世间的言语而察知其善恶。

关于这一典故的来历，《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马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末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上所有的星按地上相对应的位置分为二十八宿，其中以南宿、亢宿、氏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为东方青龙七宿。另有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商丘在古代属房、心二星的星野，也就是心宿的分野。按天上一度为人间二百五十里，商丘就在心星宿的范围。古人还认为，天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刘秀森

上的这些星宿是按规律运转的，一旦出现异象，地上就会发生灾异或凶兆。春秋和战国时期，楚国是一个大国，地处南方，人称好战的“蛮夷之国”。楚国一直想成为中原的诸侯霸主，所以其历代君王不断发动攻打北方诸侯国的战争。楚惠王时，出兵北侵，灭亡了陈国。陈国与都于睢阳的宋国相邻，于是就引起了宋国国君的忧虑。当时宋国的国君是宋景公。就在楚国刚刚灭了陈国之后，天上星宿的情况发生了异常变化，睨阳上空对应的荧惑星(即大火星)曾一度运转到了心宿处。宋景公以为是不祥，怕因此给宋国带来灾难，心里很是担忧，疑是楚国要攻打宋国的预兆，于是把司星(看星相、研究天文之史)子韦召到面前，问：“火星快要处在心宿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子韦回答说：“这预示着上天的

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宋景公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免去灾难？”子韦说：“可以把祸灾转嫁给宰相。”景公不同意，说：“宰相是朕的股肱，把死转嫁给宰相，不吉祥。”子韦又说：“可以转嫁给老百姓。”景公仍不同意，说：“百姓死光了，我将做谁的国君？宁可我一个人死。”子韦再建议说：“可以转嫁到年成上去。”景公则回答：“年成不好，老百姓饥饿，一定会死去。做君主的却要杀他的百姓来求得自己活下去，那谁还肯把我当作君主呢？看来，这是我的寿命已到头了，你不要再说了。”决定一个人承受丧命之灾，以求国家和百姓安全。

之后，子韦向景公叩拜说：“臣冒昧地向君王恭贺。天虽处在很远的地方，但它能听见地上人们的话，君主说了三句圣明的话，上

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主。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这样君主就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景公问：“你怎么知道呢？”子韦回答：“君主说了三句圣明的话，所以要受到天的三次奖励，荧惑星肯定会移动三个地方。移动一个地方要经过七颗星，经过一颗星相当于一度，移动三个地方就相当于三年。三七二十一，所以君主的寿命会延长二十一年。臣请求匍匐在宫殿的台阶下面观察，火星如果不移动，臣请求处死。”

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动了三个地方。宋国在这一年里，果然没有刀兵灾难。像子韦说的那样，景公确实得到延长寿命二十一年。

于是，景公圣明的名声传遍了诸侯，诸侯都以为君王的善恶天明察秋毫，天虽然高高在上，离人间很远，却能听到下面人间每个人的声音。从此，“天高听卑”就成了成语，不但被人们平时说话时引用，而且出现在不少书籍上。如三国时魏国曹植的《责躬》诗：“天高听卑，肯背照微。”《南齐书·王融传》也有：“皇鉴幽幽，天高听卑，赏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时。” (23)